

福音为何还未在湄公河中上游流域的少数民族中间传开呢？假如有人能够说他们的语言，用他们能够明白的方法向他们传福音，他们也许早归信耶稣了。

山岭之间

湄公河中上游流域的崇山峻岭之间，分布着许许多多不同的少数民族，他们各有独特的语言和风习，散居于偏远的山区，与外界隔绝，也有一些身处政局动荡的地区，外人不易接触他们。

这些少数民族分布于不同的国家境内，他们的语言与官方语言截然不同，却没有机会接受官方语言的教育。他们的社群，宗族关系紧密，佛教传统与泛灵信仰夹缠。他们惧怕精灵，也不敢大逆不道，离宗弃祖，这重重压力迫使他们恪守祖宗的教训，承传祖宗的信仰。

排除万难

历史告诉我们，福音不会自动传入不同背景和语言的族群，地域、文化、语言的障碍不容易打破；假如我们要看见福音在湄公河流域传开，一群一群未得之民蒙受基督的福气，我们必须认真地问：「摆在我们前面的，有什么工作要完成呢？」

70 多年前，神让内地会有机会向汉族以外的民族传福音；过去十年，神引领使团不断刷新对湄公河流域的异象，带领使团在各方面竭力服侍区内 20 多个少数民族；与此同时，神也引领亚洲与西方众教会看见湄公河流域的需要。目前，已有 30 个少数民族，包括 70 个族群，即约共 1 亿 6 千万个从未听过福音的人，给区外的教会议领，承担向他们传福音的责任。这些族群里面，基督徒的人数极少，未能在同胞中间有效地作见证。

请你们祷告

祈求主呼召甘心服侍、装备充足、训练精良的工人来到湄公河流域，与区内寥寥可数的本土信徒一同作工。也请祈求主在湄公河流域的每一个族群里兴起一个又一个信徒群体，以母语在同胞中间称颂主。

湄公河流域的挑战，宏大而逼切，叫我们战兢，然而，启示录七章九节让我们大得鼓舞：「此后我观看，从各族各民各方来的，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……」原来，不是人有限的能力或对事工的委身可以成就大事，乃是 神的话语保证了这天国事业的成功。

手足情深

问题是我们为何还未参与其中呢？华人看湄公河流域上的少数民族，也许就像犹太人看撒马利亚人一样，彼此血浓如水，本是邻舍，却互不关心，置若罔闻。昔日，耶稣定意带门徒经过撒马利亚，今天，华人教会何时才走进这些少数民族中间呢！

愿主兴起祷告勇士及工人去服侍这些族群。

温逊皿与妻慕嘉 Sam and Monika Wunderli, 1990 年加入使团，现任湄公河流域工场主任。

一九二七年.....

中国内陆局势紧张，内地会同工撤退到沿岸。当时内地会第二任总主任何斯德在上海总部召开工作会议，会中最年轻的成员是在傈族中事奉的富能仁。与会众人面对一个严肃的提问：「内地会究竟是正在作主呼召她去作的工，还是已变得安于现状，固步自封，看见许多人未闻福音却不为所动。」

结果，众人同领异象：「要把福音传遍汉族、回族、藏族和其它民族。」他们决定要「有系统地差派工人前往少数民族中间去，确保福音在这些族群中遍传。」于是，他们求 神差派 200 位工人到中国来。到了 1931 年 12 月 31 日，已有 203 位同工先后到达中国。

第二次大战结束，1946 年 8 月 2 日，杨志英与两个傈传道人，带着两个挑夫，到云南考察当地少数民族的情况。50 年代初，内地会撤离中国，全数宣教士离去，其中一些宣教士转往台北，继续服侍他们心爱的群体。

(摘自 <http://www.omf.org.hk/res-periodical-innershow.php?id=539>)

湄公河畔的春风秋雨 ~ 雷曳

湄公河上游流经泰国、老挝（寮国）、越南、缅甸及中国的西南省份。在这偏远的崇山峻岭中，住着众多的族群，世世代代保留着自己的语言和文化。他们代表着现代宣教中的福音边陲地。

戴德生在 1865 年成立中国内地会，他不但关注中国汉人的属灵需要，也关心西南地区鲜为人知的族群。1875 年，外国宣教士终于获准进入这些少数族群居住的地区。

初期的宣教士从缅甸北部进入这地区，他们在缅甸工作了好几年，与克钦族人建立了深厚的关系，又向途经该地区的汉族和回族商人传福音。

1875 年 7 月，内地会期刊《亿万华民》(China's Millions) 的创刊号，封面故事就是报导云南掸族的工作。

福音初传

山地居民中最早接受福音的是一些苗族（或称赫蒙族）部落。1890 年代，第一批苗族人信主，1906 至 1915 年间，贵州及云南一带的苗族人大规模归主。许多村庄过往常有性滥交和醉酒闹事，村民信主后情形大大改善。信徒还甘愿出钱出力去建造教会，又差派传道人到其它苗族社群，以及其它民族中宣教。

傈僳族是苗族最早接触的一个族群，当时主要住在云南西部及缅甸北部。他们对福音的反应虽比苗族慢，但经过富能仁 (J. O. Fraser) 和来自缅甸的克伦族宣教士白桦 (Ba Thaw) 多年

的祷告及辛劳，福音从 1916 年起开始扎根，接着数十年间，成千上万的傈僳族人接受耶稣为个人救主，建立完全自治、自养的教会，积极与其它教会合作，把福音带给傈僳族同胞及在中国、缅甸、印度及泰国等地的其它民族。

佳音足迹

1942 年初，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延及此地。宣教事工受阻，甚至完全停顿。战事方歇，杨志英 (John Kuhn) 和数位傈僳族同工用了五个月的时间，深入云南及邻近的缅甸地区探望教会，鼓励傈僳信徒与宣教士配搭，将福音传给未闻福音的部族。在五个月的旅程中，他们发现云南省内有一百个不同的未得族群，并作出结论：

本土教会意识到自己对其他族群所当负的责任，与外来的宣教团体同心协力，方能满足当前惊人的需要。（摘自 John Kuhn, We Found 100 Tribes, Philadelphia: CIM, 1947, p. 20）

傈僳人在此竭力传扬福音，中国内地会却面临新的打击。1949 年以后在中国执政的政府并不认同基督教宣教士的工作，内地会不得不转到其它地区事奉。刚独立的缅甸也不开放给新宣教士进入，于是部族事工就转移到泰国北部。

在中国服事这些族群的经验固然宝贵，但在泰国北部服事阿卡、克伦、苗、友敏（瑶族的分支）、拉祜、傈僳及掸族，却是一番新的学习和摸索。

随着中国内地会转型为海外基督使团，我们接触新的群体，学习新的语言，摆上时间建立互信的关系。1950 年代初，使团开展泰北的事工，直到 60 及 70 年代，才在其中一些族群见到明显的突破。但这些年间，在毒品买卖、骚乱和无政府状态的影响下，泰北和许多邻近地区的宣教事工受阻，福音使者可以到的地方也备受限制。但是，神兴起教会彼此联系，策励泰国信徒向境内的同胞传福音，也开始到其它地区宣教。

宣教挑战

到了 1990 年代后期，新的事奉契机临到。泰国邻近的国家对外开放，幕帘乍揭，让我们得见神奇妙的作为。经数十年与世隔绝后，中国及缅甸北部的教会，大多能持守见证，且有惊人的增长。透过短波广播，福音在某些族群中也有新的进展。

放眼望去，宣教的机会良多，部族信徒若愿意为耶稣基督冒险，接受充份的训练和装备，就能跨越国界，把福音带给同胞及其它族群。而外国宣教士可以从旁协助，装备本地信徒，与他们并肩事奉，跨越湄公河上游流域的国界，把福音传给部族同胞和语言相通的族群。外来的同工若谦卑学习当地官方及少数民族的语言，与当地信徒建立推心置腹的团契关系，就必受当地信徒欢迎，服事的果效亦指日可待。

我们祈求上帝差派工人，完成 130 年前在湄公河上游各族群中展开的事工。

(摘自 <http://www.omf.org.hk/res-periodical-innershow.php?id=665>)